

[插图本]

# 杀死这个世界

普璞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[插图本]

# 杀死这个世界

普璞 著

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## 内容简介

为了守住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芸儿杀死了度祥的妻子，然而就在她与事先合谋的不在场证人小亮联系时，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她只能依据命运的安排，一步一步往下走……

外表懦弱闷骚的冷血犯罪专家度祥在给  
学生上课时完美地杀死了那名学生，他利用了  
警察绝不可能怀疑到的盲点，可变故却接连发  
生，他明白，自己正陷入最危险的绝境！

同时发生的这两起事件背后究竟暗藏何  
种阴谋，又是怎样叵测的命运在等待这些狡猾  
至极的罪犯？

ISBN 978-7-5452-0671-5



9 787545 206715 >

ISBN 978-7-5452-0671-5

定价：22.00元

[插图本]

# 杀死这个 世界

普璞 著

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
---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
杀死这个世界：插图本 / 普璞著. — 上海：上海  
锦绣文章出版社，2010.6

ISBN 978-7-5452-0671-5

I. ①杀… II. ①普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99771号  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使用权归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所有

---

责任编辑 叶 导            策 划  青马  
策划编辑 陈孟姝 刘玉梅  
封面设计 艾成歌  
内文设计 梁文婷  
插 画 易南&王安妮

---

书名：《杀死这个世界》  
出版发行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
社 址：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  
网 址：www.shp.cn  
经 销：新华书店  
印 刷：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 
开 本：890×1280毫米 1/32  
印 张：7  
字 数：110千字  
版 次：2010年6月第1版  
印 次：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：ISBN 978-7-5452-0671-5  
定 价：22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（举报电话：021-54039696转）

# 目录

- 009 另一个凶手·被自首
- 032 另一个时间·处男
- 055 另一具尸体·绝境
- 080 另一间教室·动机
- 101 就当是结局吧·也是另一个开始
- 123 计划外·另一个警察
- 150 被强奸犯·另一个倒霉鬼
- 181 这味道·就像是另一个邻居
- 203 就用这把钥匙·死斗到最后一秒
- 217 大结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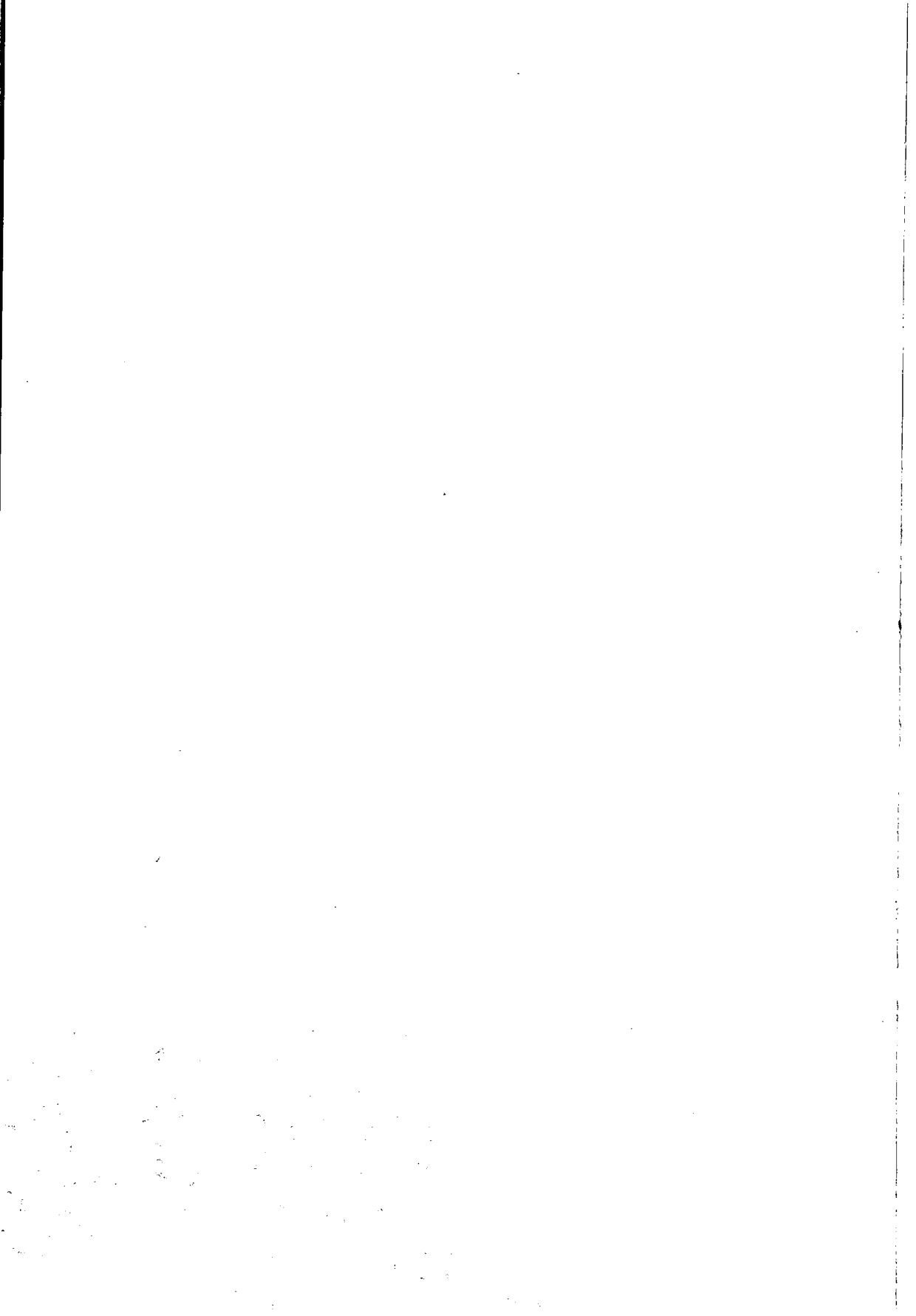


你看透了我的胸膛  
看到了我背后的世界

也许

你已经意识到了  
这是你没有见过的  
另一个世界







另一个凶手·被自首

1

她已经死了么？

我叫芸儿，正站在这被称为犯罪现场的地方。我又仔细确认了一遍，尸体此时就躺在我的脚边，暗红色的血从她的胸口不断溢出，顺着衣服淹没了附近的地板，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血泊图案。

答案是显而易见的。

在动手之前，我咨询过做律师的朋友，像这种故意杀人罪至少会判二十年，除非我能骗过警察，不让他们查出我是凶手。

而这正是我接下来要做的事。

已经无法用“真的好紧张”来形容此时的感受，我已经没有了退路。

以往遇到什么棘手问题时，我都会求助一个人，他叫度祥，对我而言他就像神一样无所不能，即使他无法让这具尸体原地复活，但他至少有二十五种方法可以让我逍遥法外。只可惜凡事总有例外，这次我已经无法再求助于他。

地上的她变成了尸体也不失一种作为女性的妩媚。

她修长平滑的大腿和隆起的胸部散发出乳白色的光晕，双唇微张的侧脸亦是如此销魂，我能想象得出男人是多么想与她尽床第之欢，就像度祥一直做的那样。

度祥和她结婚已经有两年了。现在我亲手杀死了他的妻子，如果被度祥察觉到这一点，我的悲惨遭遇就会是别人所无法想象的。与之相比，我宁愿被警察逮捕。

就在这种腹背受敌的局面下，我的内心还是由衷地体会到了某种欣慰——他再也无法与他妻子做爱了——一想到这点，我全身就洋溢出一种被压抑已久的快感。

“现在必须冷静。”

我一边提醒自己，一边把手上的血抹在了乳白色的针织衫上，“下一步是把衣服换掉。”

为了逃脱制裁，我准备了一个缜密的计划，每一步都经过了反复思量。

把针织衫和里面的T恤脱下后，再褪去及膝的藏青色职业裙，我全身上下就只剩下了一套肉色的内衣和丝袜。

我对自己的相貌还算自信，但一定会被C罩杯的她在生前嘲笑吧。我突然有想继续羞辱她的冲动，但还是克制住了，我明白现在对尸体做任何事都可能会留下不利的证据。我扫了她一眼，她的脸颊正在失去光泽。她已经死了，活人是不应该和死人计较的。

死人也应该有一个名字，她的名字叫秦慷。我拜访她的时间是今天的下午二点五十分。

这是极为关键的时间点，警察以后一定会像苍蝇一样缠着我，反复询问我案发当时在哪里。

当时我正内心忐忑地迈入了这个房间。

那时我可能正弯下腰，换上了鞋架上的拖鞋。女主人帮我去屋里倒水，我可以看到她穿着连衣裙的背影，在暖色系的壁灯下形成一幅温馨的画面。

不过我清楚她对于我的到访完全没有思想准备，我看到她眼中流露出惊讶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从未在度祥不在的时候来访过。没有共同语言的人不需要见面，大家都应该有这种共识。

所以我很理解她的困惑。

出于我和度祥青梅竹马的关系，她才没有立场阻止我进入度祥的生活。但我能觉察出那股明显的敌意，女人对此都很敏感，她也没有特意隐瞒。只是她没有察觉到我的杀意。

这杀意化为了一把水果刀，正静静地躺在我的挎包里。

她转过身的一刹那，就见刀已攥紧在我的手中。选择第一时间就动手是担心等会儿就会失去勇气——对于我这样的女人而言，这真的需要无与伦比的勇气，以及一个非动手不可的理由。

我知道那个理由足够了。

她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，刀就刺进了她的衣服，只一下子就扎了进去。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，这比平时切猪肉要容易多了，她果然是名副其实的细皮嫩肉。

她嗓子里发出了奇怪的声音，我听不清楚，然后我看到有大量的血冒了出来，我知道她已经快完了，这让我有一种不现实感，除了她扭曲变形的脸孔在提醒我这一切都是真的。“好丑哦。”我在心里这样想着，看着她的表情从狰狞变成了绝望，绝望到每一根颤抖的睫毛，都好像在向我求饶。

从来没听说过有凶手会在这时罢手、两人从此相安无事的故事。所以我已经无法回头了。

我把刀拔出，再刺了一次。她的喉咙口发出了一声嘶哑的哀鸣，上衣的纽扣在刀刃与衣服的撕扯下弹落，她没有戴胸罩，血珠溅上了她雪白的乳房，分外醒目。这时她的手推了过来，已然绵软无力。我像着了魔一样，目光直视着她的脸，发现她额头上涂过的脂粉，也散发出死亡的味道。

紧接着，她的发梢垂了下来。我松了手，那柔软的发梢掠过了我的手臂，她整个人随之倒地，只见她头往后就那么微仰了一下，

整个身子就一动不动了。像被一下子抽去了骨头，我瘫坐在地。

我竟然杀了人。

受到了惊吓般，我双目努力地张开，一遍遍确认血泊中的尸体。这画面不停地刺激着我的大脑，好一会儿我都无法进行任何思考。我知道这样下去就完蛋了，如果再用正常人的思维来处理目前的处境，我一定会崩溃掉。

她只有死我才能解脱！她是有足够的理由才死的！我心里不断地向自己重复这两句话，企图降低此时的负罪感。

没错，她的死确实有充分的理由，但不是因为她和度祥结婚这件事。

如果当时没有被她看到就好了。

这是一个女人死也必须守护的秘密。

是那个避孕套。

为什么会被她看见那件事。

也许我不是一个正常人才会去那样做的。

但竟然被她看到了。

幸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，我再也没必要去担心会有别人知道那件事了。我不用再小心翼翼地揣度别人的想法，也不用乞求谁的理解或原谅，现在我应该想的就是活下去。哪怕只是多活几天。我对度祥的爱，就像那把刀一样，一直扎在我的心口，我希望有谁能把它拔掉，可是没有。是这把刀让我变得不正常的。

比起暴露那个秘密，我情愿被人看成杀人犯。

这就是爱么？这时，我脑中浮现出度祥的样子。

他始终是那个表情，一边让我刺痛着，一边沉默不语，好像是天生就如此冷漠。

“不管了，成为杀人犯也没有什么啊，只要不被逮捕，我还是能活下去。”

在把衣服换上时，我已经缓过神来。

预先准备好的衣服，与原先那套一模一样。穿上时动作还显得僵硬。我干脆停下来，深呼吸几次，在心里默念：现在必须冷静，现在必须冷静。过了一会儿，感觉好点了。我穿好衣服，再把手套戴上，小心翼翼地把之前用来招待我的茶杯和拖鞋放回原处。

这时我发觉房间里的味道已经变了，除去血腥味，还多了一种让人恶心的气息。我用力地呼吸，那股逐渐增强的恶心感让我的喉咙收紧，我几乎要当场呕出来。也许将来我所呼吸的空气都会是这样了。成为杀人犯总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只是我必须尽我所能地活下去。

至少在这次的事件里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帮手。

“如果顺利的话，你就在那里待到五点，然后给我打电话，我保证能令你逍遥法外。”耳边仿佛响起了小亮的嘱咐。

我掏出了手机，翻到了“小亮”那一栏，小亮就是我这次的同伙。

他要做的事具体地讲，就是为我这个时段准备了一个不在场证明。

警察当然会从尸检调查出秦慷的被害时间段——也就是所谓的案发时间——预计会是在今天下午二点至四点这个时间跨度以内。只要有办法证明当时我在“另一个地点”，那就谁也不能将我定罪了。

一切就是这么简单。

所以小亮是我这次谋杀行动的“关键先生”。

他一切顺利就能帮我逍遥法外，但如果他制造的不在场证明被警察查出了破绽，我仍然是死定了。

“你放心，一切都交给我吧。”还记得小亮当时露出了自信满满的笑容，接下去他的语气转为严肃，“但有一点必须要注意，虽然我能证明案发时段你在另一个地方，但与此同时你也不能在其他地方被人看到，否则就前功尽弃。”

“我明白，也就是说，我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。”

最后我跟小亮商量的办法就是：

在杀死秦慷以后，不妨就一直待在她的家里，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，至少这句话放在这里没有错。今天是礼拜五，度祥会在学校上课到很晚，一般情况下会吃好晚饭才会回来，在他家里反而不会被别人看到。等案发时段过了之后我再离开，就肯定不会与小亮制造的“不在场证明”相冲突。

我把手机放回包里，现在还不是给他打电话的时候。

一般情况下电信公司并不会保存手机之间的通话内容，但会记录下通话时间。我不能在案发时段内打给他。

看了一下手表，现在才三点一刻，下午五点才是约定的时间。恐惧感也是在这时才从心里扩散开的。

秦慷的皮鞋、皮包、茶杯、牙刷以及毛巾，还有好多别的东西，都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。在它们眼里，我一定就是个残忍的恶魔吧。是我害它们没有了主人。不过无所谓了，现在谁的想法都与我无关了，我现在就要让你们看看，我是怎样活到最后的。

缩紧身子，我背对着尸体坐在了椅子上。我不敢坐在卧室里，那样的话一想到客厅里躺着一具尸体我就会背脊发凉。



这个家就度祥和秦慷两个人住。度祥的父母很早就过世了。度祥从那一天起就开始变得不爱说话，也不喜欢搭理人。可以看出他那时是真的非常伤心与孤独，那时明明只有我陪在他身边，他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，可他为什么不接受呢？

思考着这种略带悲伤的问题，恐惧就被冲淡了。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房间里流逝着。因为早就预料到了现在的处境，之前都没有喝水，现在感到很渴。拿出包里自带的矿泉水瓶，我打开盖子抿了一小口，期间故意把头偏过来，不敢看到旁边的尸体，我怕看一眼我就会吐出来。这就像考验心脏的倒计时一样煎熬，终于，墙上的时针缓缓靠近了五点。

我拿出手机，按拨号键，在“已拨电话”中显示出了小亮的号码，在几声拨号音之后，那头终于接起了电话。

“喂，我已经顺利把她杀死了，你现在在哪儿？”

虽然已经是小亮的未婚妻了，但和他说话时我还是喜欢以“喂”字作开场白，可能是潜意识里还想和他保持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。

“什么？！竟然是你干的？！”

那头赫然传来另一个男人的声音！我一下子呆住了，明明是小亮的手机啊，在这种关键时候，为什么是别人在说话？！

更恐怖的事实接踵而至，那头继而嚷道：“竟然是你杀死的小亮？！”

他在说什么？！

“嗡”的一下，我大脑就像短路了一般，瞬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

几秒钟过后，仍然不知如何是好的我用尽全力挂掉了电话。

小亮究竟怎么了？！他是真的死了么？！那个人是谁？！为什